

從地方廟宇到綿延不盡的都會空間：台灣視覺藝術空間的轉化及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空缺

From Local Temples to Endless Urban Space: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sual Art Venues and Deficiency in Taiwan's Peri-Urban Areas

文 |
高森信男
Nobuo Takamori
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策展人

廟宇作為地方文化空間

台灣進入殖民現代化之前，寺廟一直是台灣漢人鄉鎮展示視覺文化的中心；正如同歐洲大小鄉鎮遍布的教堂一樣，寺廟中的繪畫和雕塑，承載著地區藝術、工藝傳統的展示及收藏功能，同時透過宗教作為介面，將這些「作品」放置於可與信徒產生關係的位階。陳譽仁在〈哈瑪星代天宮：台灣寺廟的許多世界〉一文中有如下敘述：

說到寺廟，一般人的印象不外乎是年節拜拜時會去的地方，常常聯想到宮殿建築、龍柱、門檻、供桌、神像、掛在廟公鋁製辦公桌後方的時鐘，以及四處薰人的線香味。很少人會將寺廟這地方當成美術館來看待，然而它們之間，其實有不少可以比較之處。例如，它們同樣都有美術作品，同樣都有展示功能；寺廟以神明為對象，有各種祭拜儀式，台灣的美術館則喜拜印象派大師，裡面也有一套文明化的儀式，引導你如何穿著與觀看作品。至於作品的保存修護，事實上兩者都是近十幾年才真正開始重視。另一方面，同樣作為服務民眾的公共空間，美術館喜歡辦週年慶、喜歡算入館人數，這對代天宮而言，則根本就可以不把美術館區區三十年歷史放在眼裡。¹

在同一文章中，亦提及「寺廟與美術館之所以給人不一樣的觀感，部分原因在於他們之間分別對應著『傳統』與『現代』這組對立的概念。」也因為這個對立，廟宇中所展示的「傳統」藝師或藝匠，無法在台灣的現代美術史中取得相對應的位置。若考量到歐洲，不可能將教堂中的器物、繪畫排斥於美術館的展示與美術史的書寫之外，以及日本努力縫合寺社美術於現代脈絡中的位階，台灣美術

使用「兩廣會館」作為空間的「台南博物館」。

◎ 圖片來源：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File:%E8%87%BA%E5%8D%97%E5%85%A9%E5%BB%A3%E6%9C%83%E9%A4%A802.jpg>



史及美術館展示對於寺廟藝術的全面拒斥，顯得相當不理性。但這種針對「傳統」的拒斥，若僅歸咎於殖民式現代性的果實，又過於粗略。不可否認的，這種「拒斥」深入了台灣的公共文化政策以及學術領域，在戰後發揮了實質的影響力，扭轉了寺廟作為視覺文化生產及展示中心的文化位階。

在日本殖民的過程中，確實可以明確看到幾個將傳統空間進行轉化的例子：譬如說「台南教育博物館」後來使用原「兩廣會館」的空間作為博物館的展示空間；而當台北城的大天后宮在 1911 年因颱風而傾毀時，官方並未協助修復，反而選擇移除廟宇，並籌資建造「兒玉後藤紀念博物館」（今國立台灣博物館）。在上述敘事中，博物館看似取代了廟宇，實際上，這個假設從未真正落實；不論戰前、戰後，博物館的設立皆無法取代廟宇所扮演的區域視覺文化位階，這點可以從「兒玉後藤紀念博物館」設立之時，民間仕紳募款不力看出。² 台灣的官方美術館體系時至今日，仍無法和民間廟宇不時動員地方商賈、議員慷慨解囊的贊助體系相比擬。

都市空間的變遷與擴張

筆者在此無意繼續深究廟宇的文化角色，但想藉此強調，在全面現代化和資本化的時代來臨之前，視覺藝術生產的空間分配，是有可能以鄉鎮作為層級而進行的；相較之下，今日都會空間的視覺藝術生產空間，密度上則相對稀少和高度集中化和專業化。但我們也不可忽視廟宇空間和美術館空間在社會文化上，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成果：廟宇作為非理性的感官知覺空間，甚而加強了封建社會控制的合理性；不同於廟宇，美術館則逐步邁向成為去世俗化的理性辯證平台。

相對於日治時期官辦博物館及官辦美展的設立，1960、70 年代的快速經濟成長，迫使台灣的視覺藝術在空間傳遞上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。快速的都市化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差距，同時迫使原本存續且緊密的鄉鎮街庄層級社區，喪失其結構。快速的都市化也意味著都市空間的擴張：原本點綴在台北市區周邊的獨立鄉鎮，被快速擴張的都市空間所吞

噬；今日回望，台北盆地至桃園地區，已經被綿延不盡的樓房和鐵皮屋頂工廠所覆蓋；若不以行政區域的界線來思考，這片巨大的都市圈中，大部分的空間由索然無味、毫無特色的住宅區和工業聚落所構成。正如同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都會圈一樣，這些「周圍都會區域」居住了都會大多數的人口、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、吞下市中心所無法承受的工業汙染，卻需要花費雙倍以上的通勤時間，才能夠觸及最接近的「藝文」空間。

綜觀居住於亞洲大都會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居民通常都是離鄉背井，被大都會所具備的資本和勞力集中特質所吸引而來，成為該城的新成員；然而這些新成員往往又因為無法負擔核心都會區域的房價及消費，因而形成居住在核心區域的周邊，需要耗費大量通勤時間，且生活品質較差的「都會圈」。這些「周圍都會區域」在文化生產上的角色顯得十分的尷尬，一方面，該區域的居民已經脫離了原鄉的文化傳統，進入到社會結構上族群雜處、生活空間上卻被同質化的情境；另一方面，該區域的居民往往是受薪白領或是藍領勞動階級，周間的勞動往往就已經剝奪掉居民的體力、時間，以及創造力，因此若要求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居民在周末長途跋涉，再次通勤至市中心（核心都會區域）參與藝術活動，則顯得不近情理。

不論在東京、首爾、台北、上海、還是曼谷，傳統社群文化空間及官辦文化空間在「周圍都會區域」所造成的空缺，則由大規模的區域性消費空間，如百貨公司、購物商場、商業電影院來進行填補，同質化且缺乏創造力的商業視覺文化，佔據了該區域居民的文化空間。而其所造成的結果是，相對可動用資產較低的「周圍都會區域」居民，卻往往必須要透過消費，才能換取感官上的經驗及刺激，即便這些經驗是如此的貧乏。

大型都會的「周圍都會區域」往往在當代的文化生產中成為被忽略的角色，這些「周圍都會區域」本質上已經截然不同於地區性的鄉鎮社區，而尚未都會化的鄉村反而在「文



「皇后區美術館」座落於人口密集、族群複雜的都會周圍區域。

© 圖片來源：https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commons/0/04/Queens_Museum_of_Art_jeh.JPG

創產業」當道的當代社會，得以將其傳統文化及傳統生活的「符號」轉化為可資觀光產業消化的資本。「周圍都會區域」在這種「產業」中明顯不具備價值，同時又看無法和都會核心區域四處興建的奇觀（amusements）以及歷史傳統匹配。事實上，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居民多半是都會區在擴張的過程中，由外地搬遷而來的；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存在，本身就具備了臨時性、拼裝性、去歷史文化脈絡和實用性等特質。

以紐約的皇后區（Queens）為例，根據 2010 年的統計，有 48.5% 的當地人口出生於海外；其中，非裔、拉丁裔、亞裔及高加索裔的人口組成比例幾乎相當；另外，根據粗略的統計，在該區域使用的語言至少達上百種。也因此，不同於紐約其他區域的美術館，座落於該區的「皇后區美術館」（Queens Museum）更加注重不同族裔背景藝術家的引入，以及和多元文化社區的互動。相對於皇后區的狀態，台北都會圈的新北、桃園兩市，雖然其族裔的複雜度不可能和紐約的民族大熔爐匹配，但也已經開始產生了類似的社會背景。若是可以掌握及研究該特質，且避免掉符號性的將多元族群現實轉化為空泛的政治語彙；那麼，新北、桃園兩市將有可能建構出不同的當代藝術及文化政策發展路徑。

台灣北部的「周圍都會區域」
：
新北市與桃園市的可能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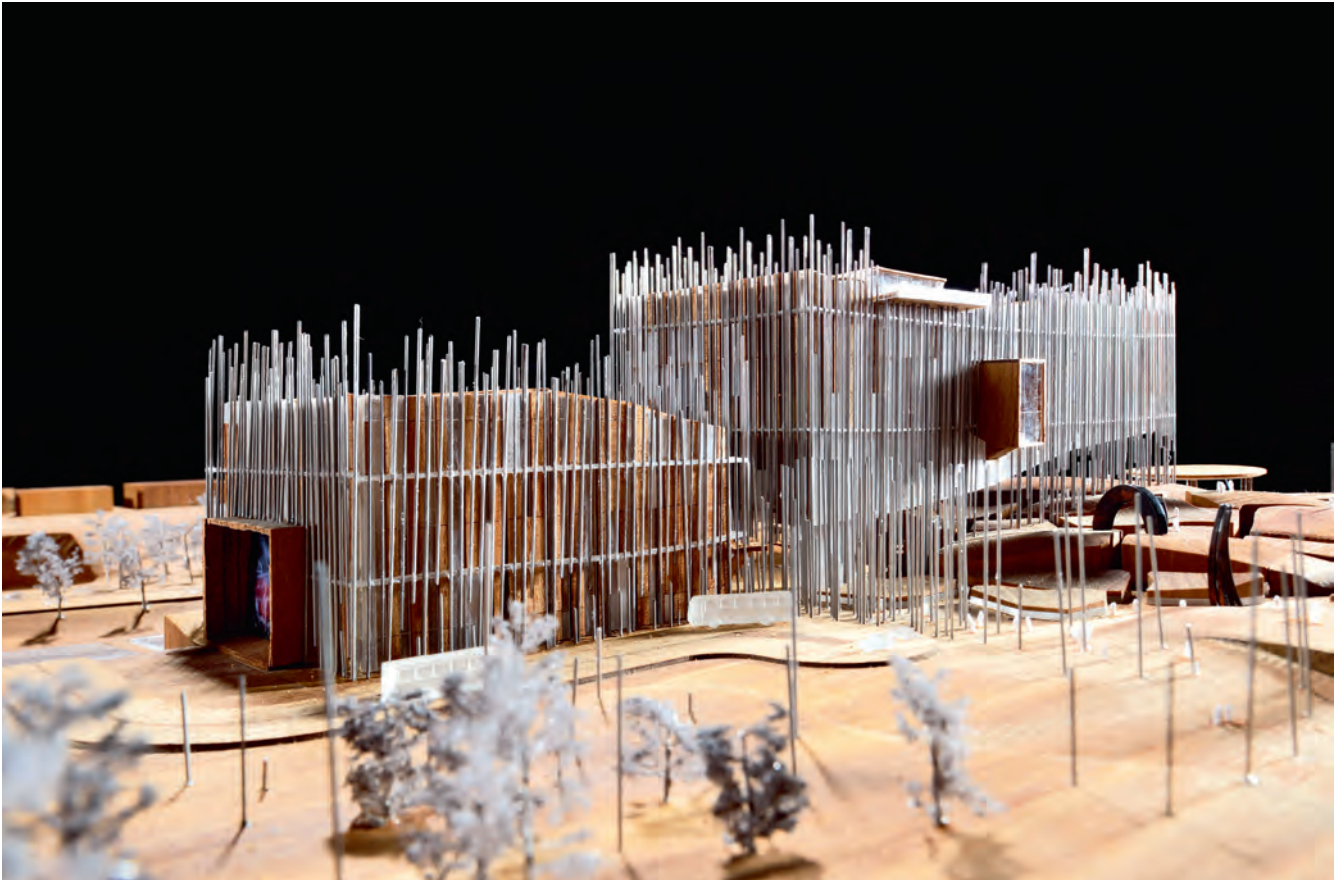
新北、桃園兩市擁有驚人的移入人口比例，其中又以桃園為最；新北及桃園兩市加總之後的人口數量，則幾乎是台北市行政區人口數量的兩倍。這龐大的人口中，還包括了大量的移入人口、外籍人口以及歸化入籍的人口。針對這批巨大人口所設置的文化設施及藝術空間相對不足（目前尚無一座公立美術館座落於新北市或桃園市），更別說有明確的藝術發展政策，得以和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複雜社會結構相契合。

筆者曾於〈邊緣都會的現實與夢想：桃園的地方社區藝術發展〉³一文中提及當代藝術家如何描述桃園，以及當代藝術於桃園發展的幾個可能性。文中述及的例子包括了藝術家陳界仁分別於 2003 及 2005 年，以桃園地區的產業荒蕪地景所創作的《加工廠》及《八



相對應於巨大的館舍及藝術節，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地方層級，其實具備民間的文化生產動能。圖為位於龍潭的日式歷史宿舍，以展覽形式展出了東南亞新移民的口述生活史。

©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提供



即將成立的「新北市立美術館」其規劃及未來發展策略是否有將新北、桃園兩市的社會現貌納入考輔呢？

◎ 圖片來源：<http://www.culture.ntpc.gov.tw/FileUpload/4903-14975%5COriginal/%E7%A4%BA%E6%84%8F%E5%9C%96%EF%BC%8C%E5%AF%A6%E9%9A%9B%E9%85%8D%E7%BD%AE%E8%A6%96%E8%A8%AD%E8%A8%88%E6%88%90%E6%9E%9C%E8%80%8C%E5%AE%9A-2.jpg>

德》；葉偉立的微型組織「日新街工作室」，以及包括元智大學及各類社區層級的微型組織，所進行的一系列社區藝術發展案例。從以上幾個例證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在「周圍都會區域」進行當代藝術建構時，可能會觸及的幾個核心問題：「周圍都會區域」居民礙於經濟條件上的現實，往往更加注重生活的現實需求，當代藝術即便具備對於現實環境的敏銳探勘能力，但若僅透過美術館式的展示邏輯來進行再現，是否適合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需求，仍有待商榷。

台灣北部都會圈的「周圍都會區域」，其文化主體性的建構起步極為緩慢，原因為這些區域必須同時面對與傳統社群關係的斷裂（即便該地擁有傳統社群及文化，大量的移入人口也處於與在地社群斷裂的狀態），以及生活環境和文化條件無法完全等同於核心都會圈的尷尬處境。「周圍都會區域」同時在文化建構以及日常工作、生活的地理空間上，過度依賴與核心都會圈之間的共存關係，此舉更加深了該地居民對於自身所處空間，於了解和想像上的缺乏。在地方政府廣設美術館、文化中心；廣辦藝術節的今日，對於「周圍都會區域」普遍性的陌生，更令該地區即將設置的新機構，其藝術發展政策顯得空泛且缺乏策略，甚至出現不少類似「桃園地景藝術節」這種直接將外來符號植入的活動。新北、桃園兩市作為「周圍都會區域」，一方面不可能採取和台北市區藝術發展類似的策略，另外一方面，也無法以較為有效的方法來轉化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社區的社群結構及特質，並藉此來介入全球議題的討論。

在面對這些困境時，是否有可能透過對該地的社會結構進行準確的觀察，並藉此發展出形式、意圖，以及批判意識皆十分準確的作品（如陳界仁的《加工廠》）呢？是否有可能

能透過類似針灸般的空間處理技術，將這些精準的作品重置回居民的生活空間與時間之中呢？「周圍都會區域」的文化政策或藝術政策並非單純的都市「藝術空間」議題，它更是經濟階級的議題。在過去的文化政策思維中，「周圍都會區域」居民的美學需求，被粗略的「公共藝術」簡單填補、處理；在未來的思考中，是否有可能讓主體的發言權回歸到居民自身，並在單調的都市空間中，重現內在社會結構的複雜敘事及複雜結構。若能於新北、桃園兩市進行上述所論及的實驗，這將有可能會是扭轉台灣藝術生產概念的重要環節；這將不僅是新北、桃園兩市的地方事務，更是居住全球多數人口的「周圍都會區域」所迫切需要的藝術生產模型。

- 1 陳譽仁，〈哈瑪星代天宮：台灣寺廟的許多世界〉，《人本教育札記》，2013年7月，頁76-83。
- 2 陳其南、王尊賢，《消失的博物館記憶：早期台灣的博物館歷史》，2009年，頁80。
- 3 高森信男，〈邊緣都會的現實與夢想：桃園的地方社區藝術發展〉，《藝術家雜誌》，2014年12月，頁260-263。